



陈 残 云 著

羊城暗哨

华南文艺丛书

羊城暗哨

陈残云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描写反特斗争的电影文学小说。作者用严谨的结构、简明的笔触、精炼的语言，勾划出一幅故事复杂的、情节惊险的、人物逼真的图画。它真实地揭露了美、蒋特务企图组织一个“代表团”到联合国“控诉”人民中国的大阴谋，揭露了混入广州的特务们狡猾的、阴险毒辣的活动。它通过了尖锐的敌我斗争，刻画了各种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精神状态：公安人员底勇敢机智、灵活细致；旧知识分子的怀疑不安，顾虑瞻前；特务们的刻毒狡诈，疑忌荒唐。

羊 城 暗 哨

陈残云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广州大南路43号）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八〇一印刷厂印刷

*

统一书号：1011·188

书号：1023·787×1092#1/32·33/8印张·65,000字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9年11月第7次印刷

印数：80,121—110,120 定价：(6)三角

秋天。

香港扯旗山上的狹谷間，有一間精致的別墅，那是一間美國人的別墅。華麗的大廳間，挂着主人穿軍裝的生活小照，另外，有一張美國女明星半裸體的照片。

一個四十上下的瘦子，中國人，他的顴骨高得難看，有着蔣介石那樣的馬臉。他態度猥屑地走進大廳。

迎接他的正是那張生活小照的外國人，已經不穿軍裝了。他有些衰老，禿了半邊腦袋，戴着艾森豪威爾式的墨晶眼鏡，樣子顯得傲慢。

“哦，是你——”外國人隨便揚一揚手，讓瘦子就坐，“從台灣回來吧。”

“是的，”瘦子點頭，坐下，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想向你請示。”

“唔唔……”外國人鼻腔發出並不熱烈的聲響。

“台灣想將調景嶺的義民組織一個代表團，叫‘中國人民代表控訴團’，到聯合國控訴共產中國。”瘦子擔心對方聽不清

楚似地，声音特别清楚，“你的意見如何？”

外国人不回答。他坐下来，咬着烟斗。管自点烟。半晌，他淡然說：“沒有意义！他們都是亡命之徒，只能放放炸弹，当不了大任。”

瘦子面色有些紧张：“里面有軍長、師長，也有省党部委員，都是反共救国的忠貞之士。”

外国人不耐煩地說：“他們离开大陆五年，不知道大陆实情，沒有意义！”

瘦子說：“我們有說不完的材料和証据——”

“最重要的証据就是人，”外国人打断瘦子的話，好象沒有兴趣听下去。

瘦子不得要领地沉下头，感到苦悶。

外国人默想片刻，在桌子上輕輕敲了几下，正面提出自己的意見。他說：“要搞就得轟轟烈烈，有声有色，从大陆組織一批人。”

“哦！”瘦子用惊異的眼睛望住对方。

“里面要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，工人、农民、科学家……”

外国人兴奋起来，“名正言順地从大陆出来，这才能叫联合国重視，才能叫世界人士信服，对嗎？”

这突如其来的意見，叫瘦子吃惊。他一时把不定主意，頓住，脸有难色。

“你們連这个本領都沒有？”外国人責問地。

瘦子想：“馬虎湊一些人倒可以。”但为了在外国人面前裝

一个气派，表示自己并不是毫无本领，于是鼓着勇气说：“你的意见很高明，我们保证实现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外国人很理解瘦子“只是”后面是些什么，他会意地笑起来：“需要钱是不是？”

瘦子欣然而笑，点头。瘦子又忧虑似地：“将来一大批人出境怎么办？”

外国人不直接回答。他站起，怡然地倒了一杯威士忌，一口气干了，昂头说：“到代表团组成时，我会有一个有声有色的出境办法。”

瘦子兴奋。跟着站起来，挺直脖子问：“真的？”

外国人哈哈大笑，随手倒了一杯酒给瘦子。瘦子拿着酒，受宠若惊地眯着眼睛。

彼此碰杯，喝酒，疯狂地笑。

香港，灯火辉煌的夜晚。

胜斯酒店里的一间较为华丽的房间，在淡绿色的灯光映照下，显得有些阴暗，桌子上放着一个空酒瓶，几只还有酒味的玻璃杯，另外还放着一大迭美国钞票，和一帧女人的照片。

瘦子喝得脸孔通红，和他一起喝酒、密谈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，身体结实，头发微乱，穿着满身是扑克牌印花的夏威夷衫，看来有些颓丧又有些轻佻。他喝完最后一口酒，一把抓着钞票，放进口袋。

瘦子拿起女人照片，打量一下，交给青年，谨慎说：

“你的代号是209，你跟她是夫妇。”

青年点头，接过照片，茫然說：

“真夫妇还是假夫妇？”

“真也行，假也行，可不許生孩子，”瘦子說着，从小皮包取出一张洁白的小紙头，交給青年，命令說，“你碰到危險时把它吃掉，要保証送到‘梅姨’手上——”一想，似乎觉得不妙，于是指着照片补充說：“不，你交給她就得啦！”

青年直嘴問：“她不是梅姨？”

“你不必問，有需要时梅姨会见你。”瘦子交給他一支小巧的手枪，郑重道：“代表团組成后，你护送他們出境。”

“偷渡么？”青年接过手枪，定神地欣賞一会。

“到时自有办法，你等候我的命令！”

“是的。”青年随口問，“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少喝酒，少講話，懂了吧？”瘦子兴致勃勃地拍拍青年的肩膀，“將來成功了，你的照片会登在香港、台湾和美国的報紙上，你才真是个英雄呢，好伙計。”

青年张着嘴巴傻笑。

他捏着一大迭鈔票，又瞄一瞄女人的照片，滿怀心事地走出胜斯酒店。

二

黑沉沉的夜，天空洒着微雨。

一只小艇升起小帆在微波中前行。

朦朦朧朧地看見那青年露出緊張的臉色，他恐怖而又帶着異樣的心情，向同船的中年人低聲問：

“白石洲有防軍嗎？”

“別害怕，老友，干我們這一行，隨時要準備賣命！”

沉默着，水聲沙沙地響。

望見海岸邊的黑叢叢的小山，中年人一面下帆，一面小心地囑咐說：

“快到啦，這海灘泥漿很深，你慢慢爬上去。”

青年人打量了那人一會，把自己的位置移近他，隨即站立起來，悄悄的抽出一把鐵錘，對准那人腦袋，狠命一捶，那人立即倒下。

青年人把他推下海去。

青年人把小艇弄沉，在泥漿沒膝的海灘中潛行。

他踏過泥濘的海灘，踏過了齊胸的海草，走上了岸。

他正在庆幸自己偷渡成功，却突然聽到一聲叱喝：

“站住！”

他正要拔出手槍，却給一個守衛邊防的戰士攔腰抱住。他使勁地掙扎着，兩人翻滾在地上。他要拔槍，要把一份密寫紙頭放進嘴里，都來不及了，他只得死命地抵抗，可是，他的掙扎沒有效果，最後給捆住了。

三

广州，阳光普照。

越秀山上的紅棉树，屹立在晴空中，从越秀山上放眼一望，透过了六榕寺上的花塔，透过了許多白色和灰色的屋頂，翠綠的树林和高聳的大厦，望見白緞子一般的珠江。

这美丽的長年如春的亞热带彩色的城市，充滿了生气，充滿了青春的歌声。

王練，这二十七八岁的年青偵察員，健康又英俊，他穿着白襯衣蓝布褲头发，有些乱蓬，在态度上却有着广东青年的活泼气。

他敏捷地騎上脚踏車，穿过僻靜的街道，轉入熱鬧的中山三路，他的車子奔馳得很快，輕巧地閃过了不守交通規則的行人。

在熱鬧的十字街头，他拐了个弯。有一个扇子上写上“小神仙”的看相者，精神恍惚地在閑蕩，一輛小汽車馳过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他晃了一下，惘然地撞上王練的脚踏車。王練被撞倒了，人和車子都跌在街上，“小神仙”也象死猪似的倒在街上。

王練象做了亏心事似地，把他拖起，小神仙却在撒賴地罵：“他媽的，不長眼睛！”

王練說一声“对不起”，拍拍身上的泥尘，又騎上單車繼續飞跑。

一間小樓房，窗外是白蘭樹和紫荊花，窗內是個小廳，有幾張淡綠色的沙發，旁邊的小茶几擺着一瓶盛開的劍蘭。牆壁上挂上印板的齊白石的小畫。看來，這房子的主人有點雅潔，又有点生活的情趣。

這人叫做葉克仁，三十六歲，略胖，笑起來臉孔露出一些皺紋，他的年齡和相貌並不相稱，使人想到他經歷過不少戰鬥的風霜。他的眼睛是深沉的，他沉默寡言，喜歡思索。他是公安局的偵察處長。

陽光從窗外透進來，象一道金綫似的射在桌子上。桌上，擺着一張女人照片，一張那被捕了的青年人的照片，一張剪了半截的小風景畫片，另外，有密寫條子、鈔票和一些零碎雜物。

葉克仁拿起手槍辨認一下，又拿起女人的照片細細審視。半晌，他輕蔑地微笑，自語道：“你們在做夢！”頓一頓，“可是這個夢既陰險又荒唐！”

王練走進來。

“葉處長，找我干嗎？”他說着，一骨碌地坐在沙發上，隨手撿起報紙來扇涼。

“讓你涼一涼再說吧，看你里里外外都在發熱。”葉克仁遞給他一把葵扇，並給他倒了一杯茶。

“碰了個看相的莽撞鬼，把我撞倒了，還罵了我一頓。”王練抹着臉頰的泥迹，生氣似地，“要不是當偵察員，我真想揍他一頓！”

“哦，当了偵察員，你那副粗野的性格也改變了。”葉克仁

微笑說，“对呀，我們这些人，應該学会忍耐和冷靜。”

收音机响起了工間操的音乐声，把叶克仁的話冲断了。

王練呷了几口茶，好象很不耐煩似地，把襯衣脫掉，又頻頻用手帕揩抹自己的粗壯手臂。

叶克仁撿起一张照片，給王練看一下，隨道：

“你認識她？”

王練接过照片，細細地审視，搖頭。

“要你和这家伙演演对手戏。”叶克仁帶着幽默的口吻，
“演得好將會一網成擒，演不好，会使祖国利益遭受損失。但上級的要求是，必須一網成擒。”

王練瞪着天真的眼睛：“我摸不着是怎么回事。”

叶克仁把一份材料送給他：“你看看就知道。”

王練看完材料，站起来，惊異道：“这陰謀真不小呀！”

“太荒唐了。”叶克仁仰起脸，冷靜道，“这里面很复杂，要追根到底，‘梅姨’可能是最關鍵的人物，一定隱藏得很深。”把女人的照片晃一晃。“通过她作为前进的跳板，你有信心嗎？”

“还用問？处长。”王練爽朗道。

“够痛快！”叶克仁贊賞道，“但我要再提醒你，別以为在我們政权之內，混入敌人里面，沒有生命危險；这想法是錯誤的，这会把敌人看得太善良，丧失了警惕性，丧失了对敌斗争的智慧！”

王練点头一笑，滿有信心地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不是第一次打獵的獵人。”

“好，”叶克仁高兴地，把小风景片和手枪交给他，“你拿去吧，这是美国鬼子送来的礼物。”頓一頓，随又指指209的照片，“你跟这家伙摸摸情况，从敌人嘴里找材料，好好研究研究。”

四

黄昏，夕阳散射在珠江上，江水一片金黄。

王練态度瀟洒地走过海珠桥，他的头发梳得整齐，穿着湖水色的夏威夷衫，浅黄色噠仁西褲，有一派香港青年的风度。为了使自己的态度裝得自如，他輕佻地吹着口哨。

他走到河南，按着熟記的地址，走进一条小巷。

一間門口是青砖石脚的古老大屋，大門半掩着，厅間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，眉毛稀疏，青鷄脸，却涂上一點薄胭脂。一看，就使人想到她曾經是尖酸刻薄的鴛母，人們都喊她刘媽。此刻，她跪在“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”的面前，裝模作样地念經。

听了敲門声，她走出，定神地打量王練。

“梅姨在家嗎？”王練从容問。

“梅姨？”刘媽眯着眼睛，“这里沒有梅姨。”

“我是她的外甥，”王練抽出手帕揩揩左眼睛，“我住在东亞酒店209。”

“哦，是梅大嫂，記得啦。”刘媽轉了語調，用袖子揩揩右眼睛，“你进来喝杯茶。”

王練跟着刘媽进入。

王練坐下，刘媽跟他斟茶。王練随將一张剪了半截的小风景片递交刘媽。

刘媽接了画片，进入房內。她拿出同样的一张半截画片来对照一下，合起来恰恰是一幅香港景物的小画片。她才全部相信是香港派来的人。于是换了另一张画片走出，交还王練說：

“要不要找地方歇宿？”王練摇头。刘媽遂把声音压得很低，显得很神秘，“明晚八时半在中央公园。”

王練走出。

五

夜晚，天气很热，中央公园有許多乘凉的游人。

王練在灯光幽暗的树底下等候着。八点半了，他用着狩獵似的眼睛，去探視每一个行人，可是沒有动静。八点四十分，五十分，都不見有人来，他开始心急，他怀疑自己的行动被敌人察觉了，但他仍然忍耐着，极力遏制住內心的焦躁。

九时，他发现刘媽后面跟着一个穿黑膠綢衣褲的女人，电了头发，面孔消瘦而帶点抑郁，但似乎有几分端庄。年紀三十一、二，她的名字叫八姑。

刘媽对王練示意，王練站立着。刘媽机警地溜开去，揀了个适度的位置，远远地尾随着。

王練故意地和八姑并排而行，他將照片轉給她，她拿着瞄了一下，用手帕包好，于是庄重說：“你找梅姨？我就是梅姨。”

王練知道她在說謊，在向他試探。

他直截揭穿她說：“你不是梅姨！”

八姑暗笑，不回答他，反口問：“你住在東亞209？”

“是的，給梅姨帶來了貴重禮物。”王練聲音很低。

“交給我吧。”八姑側着臉，“她沒有空，孩子病了。”

“姨丈囑咐，要保證送到她手上。”

“你放心，不會叫姨丈失望。”

王練猶疑一陣，為了取得對方的信任，他決定把東西交給她，于是他靠近她，把一包香煙塞在她手上。人們看得出，這香煙藏着密寫條子。

王練接着說：“梅姨有什麼事情要对姨丈講，可通知我。”

八姑點頭：“你就走？”

“不！”王練微笑：“等機會到了，和你一起走。”

“和我——？”八姑輕笑，“小弟弟，別異想天開。”

在僻靜的榕樹腳下站了片刻，八姑低聲對王練說：“後日黃昏，在北秀湖畔。”

六

東堤，堤岸上充滿了喧聲，有輪船的汽笛聲，有汽車聲，有收音機放出的粵曲聲，有水上女人向行人兜接生意的叫聲，有打風槍聲，有叫賣牛腩粉、綠豆沙的喊聲，有木屐聲，有“時來運去，壽夭窮通”的相命聲。在複雜的噪聲中，出現各式各樣的小市民的脸孔。

在騎樓底下，有一個顯眼的白布紅字的招牌：“小神仙相

命如神”。小神仙搖着扇子拉長着聲音叫：“欲知吉凶事，可問小神仙。”

小神仙一眼瞥見一個人，頻頻揚手：“喂，老江，跟你看個相，不要錢。”

叫做老江的人，名江廣德，三十多歲，很粗，方臉上長着粗黑的連胡，在“珠海輪”當雜工。看來他和小神仙是舊相識了，他走近小神仙粗聲說：“我這個倒霉相，看不看都一樣。”

“不痛快？”小神仙眯起半個眼睛，“看樣子，你滿肚子委屈。”

“落后分子，動不動就挨整。”老江發牢騷，“媽的，當過幾年偽警察，不吃香。”

“你不是正牌工人階級，怪誰？”小神仙有意挑撥，隨又轉口問，“你們珠海輪什麼時候出海？”

“管它什麼時候！”老江抽出一包七星牌香煙，“抽么？小神仙，說來又說，我的相貌壞在哪裡？”

小神仙取了一根煙，對老江出神地看半天，夸獎說：“印堂飽滿，兩眼有神，顴高鼻直……好相呀，怎麼會倒霉？”

“別亂吹！”老江發笑。

“不，是真的！”小神仙熱烈說，“是個官相，你可以當官。”

“當兵都沒人要，還說當官？”老江並不相信。

小神仙似乎摸中老江的心思，他親密地拍拍老江的肩膀，悄聲說：“這裡不要，台灣要。”

老江愕然不語。

小神仙补充着：“俗語說，此地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。青年人敢作敢為，哪兒沒有出路？”

老江道：“不管出路不出路，有錢，賣命也干！”

小神仙道：“將來当了官，要錢有錢，要老婆有老婆，你愁什麼？”

老江道：“將來？骨頭都爛啦，我才不希罕。”

“那麼——”小神仙暗笑，“改天我找你，錢，有的是。”

老江呆然地瞪着眼睛，舒了一口氣。

老江走了。八姑出現在小神仙的面前。她穿了比較寬大的藍布衣服，挽着菜籃，儼然是普通的家庭婦女。

小神仙和她對坐着，捏着她的手掌，象看掌的樣子。小神仙小聲問：“稅局的生意怎麼樣？”

“好，”她冷冷地，“姨丈有人來。”

有人走過，小神仙連忙改口道：“照理直言，莫怪我嘴直，這條破紋不好，終有一日夫妻沖散……”

八姑裝個樣子急問：“有什麼辦法不沖散？”

“散了又合，合了又散，所謂悲歡離合，自古難全。”小神仙說着，瞥見四無人，就又壓低聲調，“姨丈來人的底細清楚？”

八姑輕輕搖頭。

小神仙指示道：“近來行情不妙，要有分寸。”

八姑點頭。在菜籃里取出一包香煙，自己撿了一枝，有兩枝露出半截，小神仙順手抽去，把一枝點燃，把另一枝放在耳朵上，然後，八姑丟下一角鈔票，笑嘻嘻地挽着菜籃走了。

夜，一間細小的十把張桌子的“江南飯店”擠滿客人，有些人喝得滿臉通紅，在猜拳，狂笑；有些人喁喁細語。掌櫃的那個四十上下的皮膚白嫩的女人，常常用神秘的眼睛，打量那些客人。

飯店內面，一個電燈陰暗的小房間，有一個五十左右的腦袋剃光了的，留着羊胡子的舊軍人模樣的人，在出神地看一張小紙頭。

他的臉色，一陣喜悅，又一陣忧虑，最後，他微微一笑，擦亮了一根火柴，把紙頭燒了。

一個小禮堂，燈火柔和，舞會正在進行。

八姑和一個穿着整齊制服的名叫溫國昌的大漢在跳舞。她對他低低地說些什麼，他興奮地點頭。

七

黃昏，北秀湖上一抹殘陽。

王練坐在紫荊花下靜靜地抽煙。

八姑施施然地走來，帶笑說：“你早到啦。”

王練笑笑，沒有答話。

“走吧，”八姑扭扭脖子，“看看風景去。”

王練起立，和她並排地走。八姑對他靠得很近，活象是一對愛人。

他們走上山坡，在蔓草蓬遮的石塊上坐下。